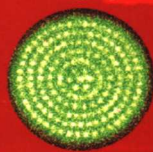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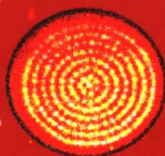


非常车祸

郝火炬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252888

非常车祸

郝火炬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车祸/郝火炬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80623-712-0

I. 非… II. 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4044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16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15
承印单位 河南省中景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 150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640 毫米×960 毫米	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712-0	定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郝火炬，男，28岁。二级警司。本科学历。现供职于郑州市公安局。从事过宣传、刑侦、交巡、事故、经侦、治安等工作；先后到工商、国税、盐业及检察院控申科、反贪局、批捕科学习。

在校期间创办校天文爱好者协会、刑侦协会及《天文导报》、《刑侦导报》。在《中国法制报》等报刊发表诗文四十余篇；已出版诗集《雪吟》。



序

——真心英雄与福尔摩斯情结

李静宜

愚而未解或玄乎其玄的事件，对于人的好奇心及好胜心构成天然挑战。现代文明的都市社会，隐形及暴露在阳光下的案件层出不穷，民警——作为国家治安机关的执法者，神圣的使命便也永无终止。相关刑法的刑事侦查工作自然是刑侦民警义不容辞的责任，肩负处理交通事故重任的事故民警，对事故细节高度的敏锐，缜密的侦查，捕捉大案要案的过人胆识，无不显示出如英雄与神探的素质。郝火炬近期推出的这部长篇小说《非常车祸》，便塑造了这样一个或一批非同一般的故事科民警。作者工作在公安部门一线，小说既显示出艺术虚构力量的魅力，又不无强烈的真实感，其间鲜为人知的非常车祸事件及案件云谲波诡的险情，吸引读者追踪主人公深入探察的脚步，一气呵成，欲罢不能。

近年已有不少涉猎公安题材的小说及影视剧，受到人们的关注。反腐涉案，除暴安良，维护国家安全，情节曲折离奇，如电视剧《黑冰》、《英雄本色》、《绝对控制》、《重案六组》。警察与罪犯原本

不是社会公民的主体,但他们构成的矛盾冲突,最富有戏剧性,也最外化,成为突出的社会行为,也成为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和社会心态变迁的交会点。人们在茶余饭后,阅读或欣赏公安题材的文学或影视作品,透过不同寻常的非常故事,既认知了案件背后表现出的诸多社会问题及人性的复杂多面,又满足了对充满悬念与惊险的警察隐秘世界的探求欲。

《非常车祸》无疑成为公安题材小说的一大亮点。之前读到看到的不少公安题材文学及影视作品,大多展现追凶探案的刑警本色,还鲜有涉猎交通事故科民警生活层面的作品。在现代发达的工业社会,交通工具迅速扩展增多,以车代步成为普遍现象,因为种种原因发生的交通事故也愈加频繁。通常的概念,车祸与路障、醉酒、天气、精神、体力相关联,多是自然与生理的因素。《非常车祸》展示的车祸事件,却见出复仇的情杀、黑道的火并、抵御诈骗的扭曲抗争,等等。诸多精心策划制造车祸事件的手段与陷阱,使日常生活中的车祸事件,变得奇谲险怪、扑朔迷离、惊心动魄。

小说塑造的主要人物事故科民警华一兴,非常具有人格力量 and 人性魅力。也如同此类题材中“大众梦幻”形式的典型,主人公干练、帅气,英雄虎胆,为漂亮女孩子所爱慕和崇拜。他一人集多人所能,勘察现场,发现异常细节,不懈追踪,深入黑巢,与显在及隐蔽的案犯周旋,不惜性命进行生死较量,最终将案犯一网打尽。办案探案的过程,也是才智较量的过程、克敌制胜的过程,如此一惊三叹的波澜起伏,正义战胜邪恶,以善制恶,给紧张的阅读带来快感。

民警人生的崇高与平凡、忧患与真爱,也尽跃然纸上。毕业于警校的一些警员,尤其是主人公华一兴这一形象,既具有艺术升华的一面,也有真实人生的写照。对警察职业的高度自觉与热爱,对职业技能的高标准、严要求,使他处乱不惊,临危不惧,游刃有余。

通常容易被交通事故民警放过的细节，他如刑警般细察于心；通常刑侦工作现场需要的工具，他作为事故科民警也有备无患；已经基本定案的普通车祸事故，他能嗅出不同寻常的作案疑点；面对案犯设置的重重迷障，他更精于分析推理。车祸处理的过程，就已形如刑侦探案，也表现出人物强烈的福尔摩斯情结。当最终大功告成时，主人公面对几种擢升机会，还是选择了刑侦探案工作。诚如不愿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主人公也愿意接受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如前所述，作者也是公安民警中的一员，对民警生活感同身受，了解民警丰富的内心世界。公安民警面对破案工作艰巨性所承受的压力，牺牲无数休息日无暇顾及个人生活的无奈，个人情感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选择的痛苦，面对自己内部不良人物带来的烦恼，等等，也都细致入微地表现出来了。然而，小说中描写的几位民警人物，终究还是理想在心，任重道远，献身于公安事业无怨无悔。小说接近尾声，几位民警与昔日的警校同学，聚会于景区，在夕阳西下时分，弹奏了一曲属于他们自己的歌曲——《事故科民警之歌》，传达着真心英雄的衷曲。

目录

车祸

FEI CHANG
CHE HUO

	楔子	001
	风波骤起	002
016	粉墨登场	
	疑案迷踪	046
068	红粉陷阱	
	迷雾缭绕	084
093	初露端倪	
	豺狼本性	114
137	复仇计划	
	黑白无间	160
173	水落石出	
	穷凶极恶	184
201	公寓女尸	
	智擒毒枭	213
228	任重道远	

楔



漆黑冷雨夜。一辆黑色奥迪车从西环道不紧不慢地向东驶去,前面一辆风度轿车飞速地驶过一个十字路口,黑色奥迪车马上加快速度,在与风度车成90度角时忽然刹车,风度车躲闪不及,刹车似乎失灵,在地上连续翻了几个滚,车身重重地撞在了

十字路口的护栏上,黑色奥迪车飞也似的离开了出事地点……一名骑摩托车的中年男子正好路过此处,弓腰看了看已经变了形的风度轿车,马上用手机拨起了“110”：“喂,‘110’指挥中心吗?西环路发生车祸……”

风波骤起



嘈杂的电台把黄城事故科民警华一兴喊醒：“西城事故 6 号，我是西城事故 3 号，你们在哪里？请回队交车，我们还有一个现场，马上要去勘察！”

华一兴马上拿起了电台：“我们正往队里赶，一分钟后赶到科里。”

华一兴启动车子，冲到事故科门前，见事故科民警甘东华与韩虎正拿着电台，提着勘察包站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看到华一兴，甘东华兴奋地一拳砸在华一兴的肩膀上，说：“一兴，你怎么又玩几个大的？”

华一兴知道“大”是指碰上了重大交通事故，他抬手拍了一下自己的搭档王鹏，故作无可奈何地打趣道：“没法子，王鹏肯定是扫帚星下凡。”一句话竟说得王鹏涨红了脸。

甘东华说：“你们先出现场，回头再联系。”

二人赶到了西环路事故现场，现场位于西环路与庆旺街交叉路口，西环道全封闭护栏在此特意开了个口子，供来往车辆进出。肇事轿车前脸正好撞到了半米高的开口尖端上。打个形象的比喻，金属护栏就像一把利剑，将轿车从中间由头到尾差点劈成两半，场面极其惨烈。

华一兴将勘察面包车停在轿车后面，将市局刚配备在勘察车顶上的勘察专用灯打起，照向现场，顿时，现场明亮如白昼。

华一兴拿着相机下了车，王鹏则拿着勘察夹子跟在后面。因为是深夜，周围并无多少人，只有路口西边红星铁艺加工厂的看门老头守在现场。华一兴先围着现场看了看，又拍了几张照片。这是一辆新款尼桑风度轿车，车号是平 A70824，非常普通的车牌号挂在这种高档车上，就像十多块钱的马鞍配在千里驹身上，感觉很不般配。驾驶员斜躺在驾驶椅上，头部挤在护栏头端下方，看不清真实面目，车上就他一个人。

华一兴戴上手套，上前摸了摸司机的心脏，发觉呼吸已经停止。他忙用电台跟派警的“110”12号联系：“‘110’12号，我是西城事故6号，西环路与庆旺街口事故现场通知‘120’没有？”

“110”12号清脆的声音马上响起：“西城事故6号，‘120’还没到吗？通知有几分钟了，应该快到了！”

华一兴这才问那名看门老头儿：“老大爷，您见到事故发生经过了吗？”

老人说：“我没见到，我只听到‘轰’的一声巨响，赶紧跑了出来，就看到了现在这种情况。我上前拉车门却拉不开，估计是撞坏了，当时司机的手还会抽动，还会哼两声，可没几分钟，就没声音了，直到你们来，再没有见他动过，有10分钟了！”

华一兴判断人是没得救了，就把电台拨到了西城大队专用频道：“交巡西0，我是西城事故6号，这是一起重大交通事故，初步判定死亡一人，请通知带班大队教导员与事故科长巫飞雨赶赴现场。”

西城大队值班员马上答道：“交巡西0明白，马上通知。”

电台话音刚落，闪着蓝色信号灯的救护车就到了，华一兴挺纳闷儿，东城医院这次效率怎么这么高？待仔细一看，才发现救护车

上面却涂着“西城医院”四个字。救护车门打开了，迅速冲下四名绿衣绿裤的女护士，冲在最前边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身材高挑。她跑到华一兴面前，焦急地问：“警官，事故伤员呢？”

华一兴指了指身后的轿车说：“在车里面，我没有这方面的常识，不敢乱动。”

女护士急忙跑到了车门左首，拉了拉门，没有拉开，伸手去摸了摸司机的胸脯，回头叫华一兴：“警官，帮个忙吧？”华一兴忙跑上前。

女护士焦灼地问：“能不能把他拖出来？”

华一兴忙说：“我想想办法。”便走到轿车右门，使劲拽了几下，门被拉开了，可司机被护栏顶着，挤在座椅上，还是拉不出来，忙说：“大家将车子向后推推！”

于是护士们及民警一块儿向后推车，车子竟没半点移动。

华一兴只好说：“王鹏，拿粉笔标位！”王鹏拿了粉笔却呆呆站在车前，不知道什么叫做标位。华一兴心急如焚，忙跑到王鹏身旁，抢过他手中的粉笔，在轿车四个车轮下面及前后保险杠部位画了“×”字符号，又对王鹏说：“你去司机身上找出轿车钥匙。”王鹏到了车前，却死活伸不出手，华一兴的脸色沉了下来。

女护士忙跑上前去，伸手在方向盘下方摸索起来，终于扯出了一串钥匙，问华一兴：“是不是这串？”

华一兴不置可否，接过钥匙，打开了轿车后备厢，从里面拿出了牵引绳，牢牢系在车后挂钩上，高声说：“麻烦你让救护车倒过来。”

女护士明白了华一兴的意图，飞快地指挥着救护车倒向轿车尾部，华一兴把牵引绳挂在救护车后挂钩上，示意救护车牵拉，救护车缓缓发力，轿车发出嘎嘎吱吱的声响，终于一点一点地挣脱了护栏的牵扯。几名护士一拥而上，七手八脚，费力地将脸部早已血

肉模糊的司机拖了出来，放在担架上。女护士开始进行急救，不到两分钟便摇摇头。

边上一位大眼睛女护士走到了华一兴身边，却是刚由西城中医院调到西城医院的李婷，她说：“民警同志，司机已经没有心跳，自主呼吸停止，瞳孔放大，人不行了。”

华一兴沉重地点了点头说：“我明白了。哎，你们怎么开始出场了？原来‘120’不是只有东城医院一家吗？”

“是这样，全市‘120’进行了改革，所有医院都并入‘120’综合指挥网，省卫生厅规定按就近原则派警，事故现场距哪家医院最近，就派谁去。今天下午全市刚开完会，晚上我们就接到了这个报警，真遗憾，没救活。”李婷解释道。

华一兴点了点头，笑着说：“真有意思，你们也是第一次？我的搭档第一次和我搭班，就碰上了这起重大事故。”

李婷说：“我说呢，他那么腼腆。”

对司机进行抢救的漂亮女护士也来到了跟前，华一兴对她笑笑，说：“护士同志，你稍等一下，我们把死者车里及身上的东西搜寻一下，制作一份遗留物品清单，咱们互相签个字，作个证明。”

却听见李婷“嗤”的一声轻笑，王鹏愕然问：“你笑什么？”

李婷说：“她明明是个大夫，你们却把她当成护士。”

华一兴没工夫闲语，仔细地在车上搜寻起来，副驾驶座位上一根长长的头发被华一兴镊到了勘察纸袋里，在右座底下，还发现了一部手机。在死者衣兜内，搜到了一个钱包，里面有现金 30000 元和 5 张银行卡，还有几张黄城最知名洗浴中心及大酒店的贵宾卡。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这么有钱？华一兴边琢磨边拿出了驾驶证，打开一看，吓了华一兴一跳：张青，男，1970 年 8 月 24 日出生。是青皮！华一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借着灯光仔细对着驾驶证上的照片看了看，这才确信。可是，死者面容毁得一塌糊涂，现在

下结论为时过早。怎么会是他？一个臭名昭著的人，黑社会老二，抢走自己心上人的情敌，就这样死了？华一兴呆立当场，又很快幸灾乐祸起来：多行不义必自毙，报应，真是报应！

华一兴不由得有点幸灾乐祸，如果死者真是青皮，那是死有余辜。旁边的漂亮女大夫轻咳了一声，温柔地笑着，眼神水灵灵的好像会说话：民警同志，我们的人都在等我！

华一兴这才醒悟过来，抱歉地一笑，拿出纸笔，飞快地将搜到的物品登记了下来，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摁了指纹。

“你叫华一兴啊，很高兴认识你。”女大夫边说边接过纸笔，签了自己的名字：吴瑕。

王鹏在边上说：“你叫吴瑕，白璧无瑕的吴瑕？这个名字真有内涵，像你的人一样漂亮。”

却见吴瑕俏脸微微抽动了一下，很快恢复了笑意，说：“你们先忙吧，以后合作的机会会很多的，再见！”

目送救护车疾驶远去，华一兴开始绘起了图，教导员胡贵与科长巫飞雨连同事故拖车也都赶到了现场。华一兴把案情简要向胡贵作了汇报，胡贵听说车主可能是青皮，也吃了一惊，说：“哎，死了个祸害正好，这案件是单方事故，抓紧时间通知死者家属，明天验尸完毕，马上开出火化手续，早点把案子结了。”

华一兴说：“是。”

巫飞雨走了过来，说：“让拖车把尸体运走，运到东城医院保存。”

华一兴说：“西城医院‘120’也开通了，估计也会收尸体的。”

巫飞雨就说：“把尸体运到西城医院也行。补充一点，勘察完现场，别忘了给他抽血化验。”

华一兴应承着，胡、巫二人这才离去。

现场并不复杂，华一兴很快绘好了图，又补了几张照片。他对

拖车队员小蒋说：“你把车和尸体都运走，我们得问老人一个证言。”

拖车队员将尸体抬到拖车车板上，别上轿车前轮轴，开走了。华一兴带着王鹏对看门老人做了询问笔录，之后华一兴还不放心，又围着现场弯腰勘察了一遍，连护栏下边的草丛也没放过。却发现事故发生地点北侧20米处有两道平行的刹车印，从起点至终点长约4米，刹车印终点处洒有大片喷溅的机油，距事故碰撞点10米处逐渐减少乃至消失。他若有所思，在现场图上又补了几笔，让看门老人以见证人身份在图上签了字。

华一兴让王鹏开车，自己坐在车上开始摆弄着张青手机里的来电记录。王鹏迷惑不解地问：“一兴哥，你怎么还不跟死者家属联系？”

华一兴说：“联系的时机很重要，刚才我们勘察现场，如果通知了死者家属，他们到现场大哭大闹，我们的勘察工作还怎么进行？那是自我烦恼。记住，办案要让别人跟着自己转才叫高手，如果被别人牵着鼻子走，那就疲于奔命了。”

这时，华一兴手里摆弄的手机突然响起了铃声，吓得华一兴差点把手机扔掉，手机里的音乐哀婉凄厉，像是鬼叫，又像是某一首葬礼进行曲，就像恐怖电影中幽灵鬼魂马上显现时响起的音乐，让人脊梁骨发凉，周身泛起阵阵寒意。王鹏握着方向盘的手竟慢慢地抖动起来，车子也开始不规则行进，像是游移滑行的蛇。华一兴看了看王鹏，只见他两眼直视前方，呆呆愣愣地出神，忙喊一声：“王鹏，你怎么啦？”

王鹏宛如从噩梦中惊醒一样，右手猛然打掉了华一兴掌中的手机，同时一脚踩死了刹车，警车“吱”的一声停了下来，手机也摔落在地板上，连电池都摔了出来。

王鹏脸上竟渗出了冷汗，他扭头直直地盯着华一兴，叫道：

“《黑色星期五》，这是《黑色星期五》！”

华一兴纳闷儿，不解地说：“什么是黑色星期五？”

王鹏说：“这是18世纪德国人凯勒创作的一首曲子，听完这首曲子的人80%都自杀了，10%的人精神崩溃，10%的人发誓再也不听这首曲子。后来，世界各国明文规定严禁这首曲子公开演奏，却不知道怎么会出现在他的手机上，这太恐怖了！”

华一兴听后，说：“我说怎么越听越怵，你怎么知道这是《黑色星期五》？”

王鹏喘了口气说：“我几天前刚和几个同学一块儿在网上下载听了这首曲子，刚听一小半，就不敢再听了！所以我对这曲子的旋律很熟悉，当这首曲子响起来时，我还以为一个幽灵围在我身边呢！”

华一兴也拍了拍胸脯说：“你不说我只是心寒，看了你的表情我倒是心脏开始咚咚直跳，你的脸色怎么像白纸一样？”

王鹏说：“我真吓坏了，你想，今晚我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死人，他又死得那么恐怖，猛然听到这样的音乐，我还真以为死者灵魂重现！”

一时间，两人都不再吭声，车子也在不知不觉中熄了火，只剩下车顶的警灯在呜呜地转着，把夜空闪映得花花绿绿的，更显得诡异。

华一兴有心开个玩笑说：“我怎么感觉身后阴森森的，凉飕飕的？”

王鹏打了一个激灵，说：“别再吓我了，我要是真吓出病来，你不得给我看？”忽又低声说：“我真感觉后座坐个人。”

华一兴的心也悬了起来，他不敢扭头，于是向头上方的后视镜瞄去，镜面将车后厢景物反射到华一兴的眼中。“没什么啊。”他轻轻说道，顺手打开了张青的驾驶证，看了一会儿，忽然脑中电光石

火一闪，不禁“啊”的一声惊叫起来。王鹏也吓了一跳，说：“华大哥，你又干什么，没被鬼吓倒，也被你吓死了。”

华一兴将驾驶证递到王鹏面前说：“你仔细看看，有什么发现？”

王鹏接了驾证，借着微弱的灯光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什么端倪，哀求说：“你说答案吧，别让我猜了，我看见照片上的人就害怕，怎么感觉他都在对我狞笑！”

华一兴神秘地说：“你注意观察他的出生年月，想想看。”

王鹏念到：“1970年8月24日，有什么不对吗？”

华一兴说：“今天是几月几号？”

王鹏想了一下，忽然定定地看着华一兴，嘴唇颤抖起来，缓缓挤出几个字：“2001年8月24日，这么邪？今天是他的生日！也是他的忌日！”

华一兴说：“我又想起了一件事。”顺手把现场图拿了出来，念了车号：“平 A70824。”

二人都呆住了，面面相觑，几乎异口同声说：“车号也是他的生日。”这时警灯也停止了旋转，五颜六色的夜空瞬时又化为一片黑暗。

“开车！”华一兴提醒道，王鹏手忙脚乱地转动着钥匙，车子传出咔嚓咔嚓的启动声，却打不着火，王鹏急出了一身汗。华一兴忽然感到车身周边寂静得可怕，驾证里青皮的照片正对着他狞笑，微抿的嘴唇慢慢地颤动开来，逐渐变成了血盆大口。

他忙一把将驾驶证合上，说：“你下车，我来发动。”

王鹏强笑着说：“你从右门下去过来，我挪到你座位上就行了！”

华一兴强忍心中忐忑，笑骂：“你这个胆小鬼，还干什么警察！”还是开门下车，转到了左门。